

## 刘徽的“割圆术”与微积分

在讲授数列极限概念之前，介绍了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中极限思想，进而引入数列极限的描述定义。实际上，刘徽借“割圆术”方法，凭借其高超的对无限问题的理解和致用的处理方式，以“不可分量可积”前提、“夹逼准则”等知识证明了圆的面积公式，运算中包含着微积分的思想。另外要指出的是，他利用证明圆面积公式所设计出的机械性的算法程序，求得的圆周率的近似值一徽率（ $157 \div 50$ ）。郭书春先生认为，刘徽在世界上最先把无穷小分割和极限思想用于数学证明。

### 1. 刘徽的“割圆术”

我国古代数学经典《九章算术》第一章“方田”中有我们现在所熟悉圆面积公式“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”。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为证明这个公式，于公元 263 年撰写《九章算术注》，在这一公式后面写了一篇长约 1800 余字的注记——“割圆术”。

“割之弥细，所失弥少。割之又割，以至于不可割，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！觚面之外，犹有余径，以面乘余径，则幂出弧表。若夫觚之细者，与圆合体，则表无余径。表无余径，则幂不外出矣。以一面乘半径，觚而裁之，每辄自倍，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。”

### 2. 几点注记

在证明这个圆面积公式的时候有两个重要思想，一个就是我们现

在所讲的极限思想. 第二个是无穷小分割思想.

## 2.1 数列极限的夹逼准则

刘徽利用割圆术证明圆的面积公式时, 用了“夹逼准则”(Squeeze Theorem). 他从圆内接正 6 边形开始割圆, 设圆面积为  $S_0$ , 半径为  $r$ , 圆内接正  $n$  边形边长为  $l_n$ , 周长为  $L_n$ , 面积为  $S_n$ , 将边数加倍后, 得到圆内接正  $2n$  边形的边长、周长、面积分别记为:  $l_{2n}$ 、 $L_{2n}$ 、 $S_{2n}$ .

刘徽用“勾股术”得: 若知  $L_n$ , 则可求出圆内接正  $2n$  边形的面积;

刘徽认为, “觚面之外, 犹有余径, 以面乘余径, 则幂出弧表”:

$$S_{2n} < S_0 < S_n + 2(S_{2n} - S_n) = S_{2n} + (S_{2n} - S_n),$$

“若夫觚之细者, 与圆合体, 则表无余径. 表无余径, 则幂不外出矣.”

$$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S_{2n} < S_0 <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[S_n + 2(S_{2n} - S_n)]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[S_{2n} + (S_{2n} - S_n)].$$

即在  $n$  趋于无穷大时, 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就是圆面积.

## 2.2 折中的无限分割方法

关于量可分的两种假定, 在中国古代对应着两个命题. “一尺之棰, 日取其半, 万世不竭”的“尺棰命题”中隐含着一个量无限可分(潜无限)的假定. 而“非半弗斫, 说在端”的“非半弗斫”命题则认为一个量是有非常多的极微小的不可分部分组成的.

与西方的数学家不同, 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从未受到无限问题的困扰. 刘徽在遇到无理数时采用“开方不尽求微数”. 显然, 尽管刘徽对“开方不尽”的理解比前人深刻, 但中国古代数学重视实际的传

统的确是限制了对理论问题作更深层次的探讨. 因而, 这也阻碍了无理数的发现. 刘徽认为只须得到无限接近的一个值就可以; 因此他只关心重要计算方法, 而根本不用考虑这个无限问题本身的性质. 对于割圆术, 刘徽显然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很深, 而且刘徽对割圆术的处理也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数学讲求直观的传统.

另外, 从墨家的传统来看刘徽的处理也较好理解, 实际上刘徽在无限的运用上, 其思想和墨、道两家一脉相承. 刘徽将道、墨两家的无限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, 即无须由于受到无限的困扰. 刘徽道“割之又割, 以至于不可割, 则与圆周和体而无所失矣”. 同样, 刘徽在“阳马术”(四棱锥体积)中说道:“半之弥少, 其余弥细, 至细曰微, 微则无形, 由是言之, 安取余哉?”这里刘徽对待无限的态度是作一个可操作的程序“割之”(或阳马术中的“半之”)的动作. 同时这个动作又可无限地做下去, 那么在极限过程下正多边形的周长即为圆的周长. 这种辩证的极限思想使有关“量的可分性”假定都得到了解释,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徽的极限思想与现代的微积分思想一致.

### 2.3 不可分量可积的思想

刘徽受《墨经》的影响认为“不可分量可积”, 除无限分割外, 刘徽还利用不可分量可积的思想处理问题. 在他的观念里, 线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点组成的, 面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线组成的, 体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面组成的. 这样刘徽在处理无限问题而作积分时就有了思想依据. 他在“割圆术”中通过对无限分割的独特理解, 和夹逼准

则的使用，认为极限状态下考虑与圆合体的正无穷多边形，它们是由以圆心为顶点，以每边为底的无穷多个小等腰三角形，此小等腰三角形是不可分量。此时，设圆周长为  $L$ ，每个小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为  $l$ ，面积为  $A$ 。刘徽以“不可分量可积”为前提容易得到所有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可积为圆的周长  $L: \sum l = L$ 。于是，

$$\sum rl = r \sum l = rL = \sum 2A = 2 \sum A = 2S_0,$$

“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”： $S_0 = \frac{1}{2}Lr$ 。

#### 2.4 目的是证明圆面积公式而非求圆周率

刘徽费尽周折，殚精竭虑创立包含着朴素微积分的割圆术，目的只是为证明圆的面积公式，从而他说：此以周、径，为至然之数，非周三径一之率也。为此他同样使用割圆术中的数据，提出了求圆周率近似值的程序。于是得到下表：

利用， $S_{2n} < S_0 < S_n + 2(S_{2n} - S_n) = S_{2n} + (S_{2n} - S_n)$ ，

得到： $\frac{314 \times 64}{625} < S_0 < \frac{314 \times 169}{625}$ ，

由  $S_0 = \frac{1}{2}Lr$ ，得  $L \approx \frac{2S_{2n}}{r} = 628$ 。故  $\pi = \frac{628}{200} = 3.14$ 。

科学史上的诸多事实都显示出无穷概念的巨大重要性和深远影响。实数系的逻辑基础在十九世纪末叶才被建立的事实之所以令人惊奇，正是因为人们在理解无穷这个概念上所遇到的巨大困难造成的。对无穷的思考并试图理解它和准确地定义它，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挑战。古希腊以降无穷的概念就引起了先哲们的注意，但它固有的超越人类有限思维的特征，使得人们对它理解的进展十分缓慢。希尔伯特曾说过，无穷是一个永恒的谜。直到 19 世纪，柯西和魏尔斯

特拉斯给出极限的精确定义为止，人们都无法逾越这一思维中的结症。

因为极限的“ $\varepsilon$ 2”定义，术语抽象且符号陌生，其中的辩证关系不易搞清。这个概念中内含诸多玄机。它简练外表，隐藏了2000余年来人类面对无限的困惑和努力。这个定义包含着“动与静”的辩证法，包含着从有限到无穷的飞跃，包含着纯洁的数学美。

个体的认识规律会“重演”数学史的发展历程，因此在教学中，学生自然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：既然极限描述性定义简单明白，为什么要搞个“ $\varepsilon$ 2”定义？它与描述性定义有什么不同？数学家怎么会想出这种“古怪而讨厌”的定义？正如 R·柯朗和 H·罗宾所说：“初次遇到它时暂时不理解是不足为怪的，遗憾的是某些课本的作者故弄玄虚，他们不作充分的准备，而只是把这个定义直接向读者列出，好象作些解释就有损于数学家的身份似的。”要弄清这些问题，只有翻开数学史，从哲学的角度认识极限法，这样不仅能帮助我们搞清极限的概念，也有助于建立正确的数学观念。